

本来我们是应邀去拍草原的,想在田园牧歌中刷新一下自己的感受。意外的是,草原上一种树木令我们为之震撼:它原本是一种生在江边的柳树,俗称江柳。然而,由于特殊的形态、特殊的色彩,给了它特殊的内涵——“江柳”的概念已经无法反映它的特征,人们称其为“草原奇柳”。

草原奇柳景观,位于黑龙江畔,逊克县城东部一处被称为黎明草原的地方。无论春夏秋冬,奇柳都以巧夺天工的技法,描绘出震撼人心的画卷。

这些奇柳,不以灌木的形态出现,不以高大乔木的形态出现,而在大于灌木小于高大乔木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。它们的树龄无法考究,有人说几百年,有人说上千年。它们树干粗壮,但并不高大;树形以伞状的方式伸展;有河流的地方,都朝着水面倾斜;以单株为单位,星罗棋布在草原上……

## 阅读 草原奇柳

□索久林



走近奇柳,令人脑洞大开!那些风剥雨蚀的粗糙树皮,坚挺结实的树枝,让人触摸到历史的沧桑和厚重:它们以怎样的历练成就如此的塑造呢?那些倾斜变形的树干,诉说着风的韧性和生命的追求:这是怎样的经历和品格呢?一处处伞状的树冠,张扬着生命的美好和担当,又反映了怎样的信念和使命呢?在无人机上俯瞰,那些树冠错落、造型有致的排列令人惊叹:有的构成线形扇形,有的构成三角形多边形;有的出现象形图案,有的营造抽象效果,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还是什么人的智能造化呢?奇柳本身似乎已经给了我们答案,但是我们的思维却困在潜意识里,一时无法打开这个界面。

正值初夏,黄花和绿草组成的广阔草原,很和谐地成为烘托这些奇柳的背景——这背景也因为奇柳的神秘而显得有些深不可测。草从下面,一处处有规律地起伏着的地形,似乎是古老河流留下的痕迹,时光从这里会上溯到久远,延展到无限。

草原上各种颜色的牛羊,对奇柳是天造地化的衬托;奇柳对牛羊也是理所当然的呵护。奇柳和草原上的一切生命都成为水乳交融的整体。甚至依着树干席地而坐、叼着烟斗的牧羊人——包括牧羊人头上的几声鸟叫,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系列故事中的一个情节。

小兴安岭脚下,黑龙江畔晨雾升起,茫茫白色中浮起的万点树冠如绿色的船帆,时隐时现,竞相争渡。正午的阳光下,树冠又擎着巨大的阳伞,向草原倾下博大的慈爱。傍晚夕阳下的奇柳最为动人:金色霞辉沐浴着树枝树叶,点染着每一个树冠,草原上的奇柳群像一片彩旗的海洋,迎接即将到来的某种盛大节日。夜色降临,草原沐浴在冷调的色温里,每一个奇柳都收起了自己的外向,开始进入蓝色的自己。

我们阅读了当地朋友提供的不同季节的奇柳资料,看到的是不同时空的奇观:早春,鹅黄柳绿的背景下,奇柳以水粉画的效果,描绘草原的清雅和温婉;盛夏,郁郁葱葱的环境中,特殊的光影下,奇柳开始书写泼墨的潇洒和丰润;到了秋天五花山季节,奇柳呈现出浓彩重墨的油画效果;冬天的奇柳审美形象最为特殊,白雪的底色里,细节丰富的枝条或者成为素描,或者成为水墨,或者在无风时成为规范的工笔,或者风起时演化为奔放的狂草……所有的季节,在不同方位上观察,奇柳都会排列成不同的节奏和韵律,整个草原仿佛演奏着宏大的生命协奏曲。这让人想到界江彼岸的俄罗斯抽象主义绘画大师——康定斯基,他讲绘画是一种视觉旋律,这些奇柳正运用视觉里高低远近的不同排列,演绎着抑扬顿挫的音乐效果,营造艺术通感和艺术跨界的审美境界。

关于奇柳的成因,有很多说法。科学层面的解释是,由于黑龙江冲积平原是以沙土为主的土壤,蓄积水分和营养的能力很低,江柳不能拔高生长;同时又由于高纬度地区日照时间短,江柳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,需要以伞状的方式扩大受光面;由于小兴安岭的阻挡,西伯利亚强风在草原上迂回,扭曲了树干,形成现在的奇柳。

民间的说法是,古代大江的水怪经常到草原上捕食牛羊。主人为了保护牛羊,饲养数千只牧羊犬分布在草原各处,防御水怪。当最后一次洪水来临时,牧羊犬与水怪决战数日,最后与水怪一起神奇地消失了。后来,这些牧羊犬为了回报主人,都变成了江柳日夜守卫在草原上。

不管哪种说法,江柳已经成为奇柳了,为人们提供的是厚重深邃的精神营养。

我们的摄影小组用两天的时间阅读奇柳,拍摄奇柳,收获的不只是光影捕捉的多彩瞬间,更有一时无法穷尽的草原奇柳文化。伴随着收获而来的便是遗憾——新的艺术感悟和艺术构思又催生了新的创作冲动:我们还要回到草原上,在这本厚重的书中,阅读北方边陲,阅读人类社会,理解自然和历史,理解现在和未来。

我们坚信,有机会造访草原奇柳的朋友们,一定会收获更多的启迪和欢乐!

## 大家V微语

## 照镜子

□黄小平

- 一日照镜子,见镜面上有污点,便去擦,却怎么也擦不掉。仔细察看,才发现那污点不是来自镜子,而是来自自己的脸上。
- 凡事有了“污点”,出了问题,我们喜欢从别人身上找原因,却很少从自己身上挖根源;一些人,责备别人多,责问自己少。
- 看问题,我们常被表象所迷乱,而看不到问题的实质。
- 解决问题,要找到问题的根源,问题的根源解决了,问题也就解决了,否则只能是隔靴搔痒,无济于事,就如脸上有污点,你却去擦镜子,再怎么擦,也擦不掉。

## 给谁看

□佚名

“他说我做不到,我倒偏要做给他看看”,好像很有志气的样子,其实不必。

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,除了我们自己的双眼以外,别人都不配看。

原来要做什么,照做可也,绝不因为谁爱看我们或不爱看我们而多做一点,或是少做一点点。我,就是这个样子,自然会有友人觉得合眼缘而前来结交。甚至不必解释能与不能,为与不为之间的奇妙关系。

因人说“我看你买不起这辆跑车”而真去买了回来倒还算小事,万一对方说“我看你不敢当众脱衣服”或者“我看你不肯跳楼”,那可怎么办?

装听不见算了,然后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事,该住屋村住屋村,该搬上山顶便搬上山顶,该朝九晚五、该退休享福、该闯荡江湖,精打细算之后,勇往直前。

闲人怎么看我们,不值一文钱。谁,谁说什么,谁怎么看,管它呢。世上那么多大事在发生着,天灾、人祸、战争,大抵人家不会太过计较我们是否做足一百分。

无须耿耿于怀。



## 文史杂谈

## 简·奥斯丁的 再见

□梁永安

电影《成为简·奥斯丁》末段,简和汤姆·勒弗罗伊私奔。途中,简得知,汤姆将失去他本可以继承的一切,还要负担很多家人的生活。简绝望了,她和汤姆有了一番悲切的深谈:

简:“如果我们的爱会毁掉你的家人,它也会毁掉自身!”

汤姆:“不!”

简:“会在内疚、悔恨和自责中慢慢消亡。”

汤姆:“胡说!”

简:“这就是真相,从矛盾中显现出来的真相。我们要微笑着接受它,否则我只能认为我们从来没有相爱过。”

汤姆:“请别这样……”

简:“再见。”

真是一段惊心动魄、一针见血的对话,男女的分野,像被劈开的山谷,显露出截然不同的地心。

简·奥斯丁是个细腻的写作者,《傲慢与偏见》的初稿写于21岁。为什么不能毅然做一个“在路上”的女作家,与相爱的人一道,在一无所有中创造别样的生活?男性永远不能问这样的问题,更不能像汤姆·勒弗罗伊那样毫无准备。漂泊的女作家世世代代都有,但那只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——赫塔·米勒、林芙美子、大卫·妮尔、萧红……

多年前,我曾得到一本冰心的散文集《拾穗小札》,1964年出版,封面素淡。里面有一篇,写冰心到俄罗斯访问,看到当年列宁藏身于山林,写出《国家与革命》的那个树桩。冰心十分惭愧,说自己写作时一定要在窗明几净、舒适温馨的书房里才安心。

大概世界上的作家无论男女,都可以分为两种:属于书房的和属于路上的。要走哪条路务须想清楚,不然坐在书桌前想路上,走在路上想书房,一辈子彷徨。简·奥斯丁想得很清楚,所以告别很果断,虽爱,却不流连。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  
一版编辑:赫巍利  
一版美编:冯漫图  
编: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报



## 海外风情录

## 柏饼与榭包

□杨月英

与中国传统节日使用阴历不同,日本自明治改历之后,端午节过的是阳历5月5日。4月中下旬的时候,超市里开始售卖一种用黄色或绿色的树叶包裹的带馅糯米团子,称作柏饼,是日本过端午节的时令点心。

我觉得很好吃,并且非常管饱,有一阵经常买来当作早餐,常见的有灌馅、粒馅,以及白味噌馅三种口味。前两者都是甜的豆沙馅,区别只在于豆沙的质感不同:灌馅指灌入赤豆皮的细沙馅,粒馅顾名思义,指赤豆并不煮烂成沙,仍保留颗粒分明的口感。白味噌馅则是白芸豆泥里掺入了白味噌,甜中略带一点咸味。白味噌以西京(即京都)出产者知名,日本超市里售卖的味噌,常以“西京白味噌”作为卖点,因此,白味噌馅的柏饼也被视作西京风味的时令点心。我自己比较喜欢白味噌馅的,尝起来的感觉,比豆沙馅纯粹的甜味层次感更丰富一些。

这种糯米团子所以得名柏饼,是因为外层用了“柏叶”来包裹。然而实际上,日语里的柏,所指的是拉丁名为 *Quercus dentata* 的榭树,而非中文里往往和松树并称的柏树。中文语境里的柏树,日语用汉字“桧”来表示。

要而言之,中文里的榭树,在日语里写作柏(常用)、榭(基本不用),日语的柏、榭发音相同;指柏科的植物时,中文用“柏”字(常用)、“桧”字(现代汉语不常用),日语则不用“柏”字(已用来指榭树了),专用“桧”字。这是汉语和日语之间存在的汉字与语义不一致,造成容易混淆的情况。

榭树为壳斗科栎属植物,叶型宽大,边缘呈波状,用来包裹小点心正合适。而柏科植物的特征是叶子为鳞叶或刺叶,如常见的圆柏、侧柏、刺柏等,皆叶型狭小,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用途。

古文献里提及我国古代用榭叶包裹食物的记载寥寥无几,倒是关于榭叶衣裳的诗文相当常见,比如陆游《剑南诗稿》里的“榭叶为衣草结庐”,以隐士自况,把拾取榭叶连缀成衣和结草为庐作为隐逸的象征。榭衣的用法和荷衣相同,在古典诗文之中,成为隐士服饰的代名词。

《南史·乐预传》中有一处记载,似与用榭叶包裹食物有关:“预建武中为永世令,人怀其德,卒官。时有一媪年可六七十,担榭叶造市货之,闻预亡,大泣,弃溪中曰:‘失乐令,我辈孤独老姥政应就死耳!’市人亦皆泣,其惠化如此。”

建武是南朝宋明帝的年号,当时乐预在永世县(今江苏溧阳一带)为县令。乐预在任上亡故时,有老妪挑着一担榭叶到集市售卖,得知乐预的死讯大哭。

《北史·倭国传》中,把用榭叶包裹食物视作日本风俗;而据《南史·乐预传》老妪售卖榭叶的记载,很可能在差不多的时代,我国也有购买榭叶用来包裹食物的吃货。如今,中国的榭包和日本的柏饼各自是当地的端午时令点心,生活在不同国度的可爱吃货们,对于吃的追求可以异曲同工到这样的程度,想到这一点,忍不住会心一笑。